

第一回 宴蟠桃神仙謫世 征土番英雄立功

卻說元朝開國天子世祖皇帝，乃蒙古人，姓奇握溫，名忽必烈，興兵滅宋，迫得宋天子名趙昀無地可居。幸有大忠臣文天祥，請帝避入福建登基，稱為宋端宗皇帝，在位二年，後被元番所迫，崩於嶺南碙洲。幸忠臣陸秀夫再立宋度宗第三子晉，即位於碙洲，遷千崖山，被元人追迫，陸秀夫負帝睿赴海而死，在位一年，未成帝，故稱帝睿。元遂混一中原，一世為世祖。適逢上界玉皇大帝蟠桃赴會，請天神仙佛。天色尚早，神仙未到，當下有玉帝駕前執拂仙女先在靈霄寶殿散步。忽有東斗星君進殿，執拂仙女見東斗星君面如瑩玉，眼若朗星，三絡長鬚，金盔金甲，襯著繡線袍，真有超群之貌，心甚悅之，注視而笑。星君見其容顏秀美，一時觸動凡心，向前笑迎曰：「仙姑若是有意，一同避入凡間，以完夙願若何？」執拂女微笑應曰：「貧道正有此心，亦是天意。」綢繆間恰遇御前焚香女前來，見二仙攜手笑說，一時動起凡心，向前笑曰：「爾等如此及惜，莫非有私否？豈不氣殺貧道！」原來執拂女與焚香女平日投機，就把焚香女攏住笑曰：「我們正有此心，但恐污穢上界，欲下凡投胎，結為夫妻。道友若不棄，一同下凡，願以姊妹相待，不分妻妾同事東斗星君若何？」焚香女曰：「貧道實有此意，姊姊若肯分甘，貧道願為妾。」東斗星君大喜曰：「若得芳卿等錯愛，何以消受。」說罷，攏住二女。相視而笑。

忽背後轉出一人，扯住執拂、焚香二女香肩喝曰：「玉帝金闕，豈容爾等言私，有污天庭？吾當奏聞至尊定罪。」三仙人俱窘的面上失色，又舉頭一看，認得是玉皇駕前乘圭仙女。東斗星君期忙問曰：「道友忍心，果然欲奏請否？」乘圭仙女放手。笑對東斗星君曰：「貧道見君丰姿超凡，有心欲私久矣。倘肯介紹，願附二位姐姐之驥尾，以完心願。怎肯漏泄？」東斗星君並二仙女具喜，就說明欲投胎為妻妾之事。道：「兒既同心，一同下凡可也。」乘圭女曰：「二位既議定妻妾之分，妾願備為小妾，已為過份。」東斗星君與執拂、焚香二女齊聲曰：「既有此心，何分大小。」乘圭女曰：「家無大小。綱常不正。但不可多言，恐玉帝知道見責。」遂各自散開。

不多時，諸天神聖齊臨。金鐘聲響，玉帝登臨殿上，諸神聖拜賀畢，分列兩班。只見班中閃出一位神祇，出班俯伏奏曰：「臣乃糾查靈官。凡有上界罔法諸弊，理當直奏，不敢隱匿取咎。方才有東斗星君與執拂女思凡，欲投凡間，結為夫妻；又有焚香、乘圭二仙女亦貪東斗容顏，願為偏房小妾。有污天庭，理合具奏，乞為定奪。」玉帝不悅：「查得歷代神仙思凡降生，結為夫婦，夫榮妻貴，享壽高年，後歸上界，仍成正果，故屬有神仙思凡之舉。但須使他歷盡苦楚，姻緣合而復離，受盡艱難，又要存心忠孝，廉節俱全，方仍回上界；一有不全，即當發配地獄，不得超生人世。」就著太白金星速查人間，有積善人家具奏，好使東斗星君妻妾降生，使其歷受險阻。

太白星領旨退出查訪。不須臾，上殿復旨奏曰：「奉旨查得朝中有元帥皇甫敬先人及自己為善最大，俱數定十五年後當有橫禍，務要家散人逃，三年方得團圓，富貴榮華，再有兵部尚書孟昭，字士元，亦有積德，更有寒士蘇信仁，亦積善兩代，請旨定奪。前蒙玉旨，差金童降生，為元朝一世天子。本該差玉女為正宮皇后，方得偕老。前因金童與織女娘娘私約為婚，遂降生人世劉家為女，但織女福薄，不得到老。今既已降生；乞至尊再降玉女下凡，生於積德人家，將來好續正宮之位，俾得金，方不有誤。」玉帝開口曰：「就著注生娘娘送東斗星君往皇甫家為子，使其受盡磨難；再送執拂女往孟家為女，使其才學蓋世，配以東斗星君為正室，務使其姻緣合而復離，牽腸掛肚，方得成就。另著送生婆再送焚香女往蘇信仁家為女，日後配以東斗星君為妾；再送乘圭女往劉捷家為女，日後與焚香女同配東斗星君為妾，使劉女從中撮合此段姻緣，亦使其顛倒遲延，方得完成，務要貞烈。但皇后乃是大福，就著注生娘娘送玉女往皇甫敬家，與東斗星君為姊弟。茲年期已迫，就著姊弟一胎雙生，方得接續正宮之位。」玉旨傳下，注生娘娘即擇日施行，群仙便自赴會，不表。

且說下界元朝世祖朝中，有一位忠良大臣，複姓皇甫，名敬字亭山。生得面方耳大，紅齒白，力大無窮，弓馬嫻熟，家資十萬餘，祖上俱是宋朝武職。這皇甫敬文武全才，祖居湖廣荊州府江陵縣，十七歲娶尹氏，夫妻相得。十八歲在元世祖手內高中武狀元，十九歲出征北番韃靼國，至二十歲得勝班師回朝。世祖大喜，加封皇甫敬京營兵馬大元帥，遂搬妻尹氏入府。同享富貴。

按尹氏自十六歲完親，其時年方二十，德容俱備，夫妻相敬如賓；待下以寬，奴婢俱感其德。皇甫敬並不置妾。光陰迅速，又早過了三年，尹氏並無懷孕，自不過意，忽一日間，夫妻正在議論家務，尹氏曰：「妾以君進三年未產，今君已二十四歲，未有子女，想是妾要衰弱，故難受胎。君當速續嬌妾，以快君心。倘得早生貴子，可免乏嗣之虞。」皇甫敬笑曰：「夫人美情，吾豈不知。但生產乃命中注定，亦係祖先積德，風水攸關，況你我正在少艾，先人未有過惡，何患無嗣？夫人切勿言及娶妾之事。」尹夫人曰：「妾成親八年未產，深為可慮，君當娶妾，免使旁人說妾嫉妒。君須聽從，後嗣乃是大事。」皇甫敬曰：「下官乃祖先多行善事，斷不致絕嗣。若果年至三旬無嗣，再議未遲。」尹氏見丈夫情篤，甚不過意。遂夜夜燒香，祝天地神祇保佑早生貴子。

果是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不上三月，尹氏果然有孕，夫妻甚是歡喜。至次年六月間，早已十月滿足，並不生產，夫妻頗慮。至七月間，已是十二個月，懷孕並無動靜，夫妻甚是憂慮。緩至八月十五日，乃是中秋佳節，百官往來拜賀，十分熱鬧。是日天清日朗，合府賜宴慶賞。至黃昏時候，皇甫敬夫妻在後堂飲酒，酒過數巡，尹氏腹中脹痛，對丈夫曰：「妾腹中疼痛。大約是要分娩了。」皇甫敬曰：「如今已是十二個月，早該生產。」尹氏曰：「妾今失陪，先要去安寢。」皇甫敬曰：「下官甚不放心。且在此賞月，盼望夫人喜信。」說完回房，皇甫敬自在後堂飲酒，俟候消息。

至初更後，女婢來報，夫人睡醒，更加疼痛。皇甫敬不放心，移入房來，此時穩婆已到，尹氏對丈夫曰：「妾方才上牀，即夢見數對撞幡寶蓋，並一頂鳳冠蟒袍的三人，對妾曰：『上帝察知爾家世代積德，即送玉女、星君與爾，須當善視，吾乃註生娘娘是也。』又見背後隨的一位神仙，生得俊美長鬚，金盔金甲紅袍；又有一位美貌仙女，珠冠翠袍。一起向前扯妾衣袖，道：『母親，吾來了。』把妾驚醒。又見註生娘娘騰空而去。諒必是要生產，此時腹加倍痛。」皇甫敬曰：「諒我先祖餘德，斷不致乏嗣。」即吩咐女婢穩婆，各要小心伏侍，遂回後堂再飲。忽然兩個家將慌忙向前曰：「啟上老爺，奇事不少，天上一輪皎月突然墜下，一道毫光正墜我後宅，外人正在圍看喧嘩。」皇甫敬急忙下庭，擡頭一看，只見一道月華，光彩耀目，照得四壁光輝，正墜在後宇。心想孩子若此時降生，疑日長成，必定大貴，遂回堂坐下。正舉杯之時，忽女婢奔出報曰：「啟上老爺，夫人生產了。」皇甫敬聞言大喜，忙到

果然天從人願，又見女婢再報曰：「果然奇事不少，夫人生下一位小想來耶。房外香氣撲鼻，毫光燦爛。」皇甫敬一聽此言，心中如有所失，尋思：既是女兒，為何小題大做，有月華毫光異香？我好是命乖，若是生男兒。異日富貴不少。又轉一念曰：「縱是女兒，既有此兆，亦非小看女流。」只見女婢復報曰：「穩婆報稱夫人肚腹尚痛，定是雙生，尚有一位公子。」皇甫敬步在庭中看月，不須臾，月華漸息。及二更後，月華已息了許多，女婢狂喜曰：「果然可喜，夫人又產了一位公子，只是房中毫光香氣微微而已。」皇甫敬自知日後男不如女。

雖然如此，卻亦非比庸流，就到房中，見夫人精神壯健，大喜，再看初生一對男女面貌一樣，俱是四平八穩的端正，一樣龍眉秀眼，粉妝玉琢一般，夫妻好不歡喜，就令乳娘小心乳養。

及至三朝，百官俱來慶賀，免不得請酒仲謝。忙了數日。清月之日，百官又來慶賀，夫人同議取名，因生女之時月華大勝，即取名長華，公子降生，月華稍息，取名少華。是晚夫妻同房安寢，皇甫敬說起月華大小之事，道：「日後長華大貴難言，孩兒雖遜，亦非常人可比，我夫妻卻也有靠。」從此用心照顧，且喜無災無禍，易長易大。

光陰瞬息，男女已五歲，俱生得端正美貌。長華言語沉潛不苟；皇甫敬倍加愛護。按皇甫敬文學也精通，遂親教男女讀書，且喜男女聰敏，過目成誦。

到次年春間，忽一早，皇甫敬入朝房，世祖駕臨大殿，百官朝賀畢，分兩班站立，只見午門官奏：「啟上陛下，今有雲南巡撫張紹賢具表告急，內稱土番兀松濤倡亂，會集個土番，合共七八萬，攻打雲南府省城，勢甚危急。現有表章，請旨定奪。」內侍接了表章，交付值日學士，學士接表朗誦一過，百官無言可說。班部內閣中皇甫敬出班奏曰：「陛下開基已久，土番乃敢告逆，攻打雲南，若不發兵征剿，恐四夷效尤，人心播動。臣雖不才，願領精兵二萬，前往退敵，未知聖意若何？」世祖大喜曰：「卿肯破敵，聯復何患，今封卿為都督雲南大元帥。」即傳旨發出黃白旗，得專征伐，便宜行事，領軍二萬前往。皇甫敬領旨，當殿掛了帥印，退圖府來，對妻子說明出征事體，道：「此去不過半年之間，即能平定，但朝廷日後令我坐鎮雲南即當寄書來搬家眷。」尹氏曰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此去必定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」皇甫敬下校場，點二萬人馬，擇了出軍吉日，收拾定當。

將到吉期，辭朝別駕後回府，夫人備酒餞行，免不得囑托行軍珍重等語。次早全裝甲冑，下校場祭奠旗對。大軍起行，一路森嚴。行了許多日子，及到雲南，張紹賢領眾官出迎。皇甫敬令屯兵城外，自己帶幾員隨將進城。張巡撫請到衙門，備席接風。皇甫敬問曰：「近來土番若何？」張巡撫曰：「連目前來攻城，近日聞元帥將到，已退軍離城五十瑞安營。未知元帥如何破敵？」皇甫敬曰：「土番各種不同，人心不一，唯有兀松濤猖狂。今當先破兀松濤人馬，其餘不戰自退。」眾官稱是。飲至黃昏，元帥出城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皇甫敬大軍出城安營，掘下河塹。到第三晚，皇甫敬升帳，謂眾將曰：「朝廷開基已久，人心尚是搖動，若不連破番軍，恐人心思亂。來日當決一勝負！」即喚過隨征副將馮日升，曰：「今夜可領軍三千，往左近離營五里處埋伏。」又令參將施祖榮曰：「爾可帶兵三千，今夜往右邊離營五里處埋伏。來日中午，俱聽陣上號炮，若響，可同馮副將從敵人陣後殺來，本帥從前面殺回，三路夾攻。」二將領命退了。再喚游擊張逢斗、洪公舉曰：「爾二人可帶二千人馬，今夜徒伏敵背左右。俟來日號炮響，三路夾攻，番兵必敗，爾等即殺入番營，放火燒他糧草，可保必勝。」二將亦領命而去。皇甫敬著三軍來日定當決戰。

且說土番王兀松濤駕下有元帥赤風不花，慣用一桿方天畫戟，英男異常，又大將二員，韓起、形升，亦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因此會兵來攻雲南省城。近聞皇甫敬前來，故退下五十瑞安營。兀松濤謂眾將曰：「聞得皇甫敬乃久戰沙場的好漢，必有一番大戰。爾等會戰，須要小心為是。」元帥赤風不花曰：「皇甫敬不過戰勝北番，亦是湊巧，未必有真本領，來日給他一個下馬威罷。」兀松濤曰：「正是。」傳令準備來日大戰，番兵各自準備。

次早，兀松濤升帳傳令，取披掛穿戴，領軍出營，直到元營前討戰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